

3700, 11

新的音乐生活活跃起来

李 凌 编 著



音 乐 出 版 社

註新的音乐生活活跃起來

——批判黃色歌曲講座提綱

李 凌 編 著

音 乐 出 版 社

北 京

让新的音乐生活活跃起来

李 凌 編 著

*

音乐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单沟沿头3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63号

新华书店总经售

*

787×1092 稀 32开 $2\frac{1}{4}$ 印张 40 面乐谱 16,000 文字

1958年6月北京第1版

195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3,140 册

统一书号: 8026·881 定价0.22元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批判黄色歌曲的讲座稿，书中讲述，分析了黄色歌曲的来源；它对人民的毒害作用；怎样识别黄色歌曲等问题，书后并附 21 首群众喜闻乐唱的抒情歌曲，有助于广大音乐爱好者提高对音乐的鉴别力。

前 言

消灭黄色歌曲問題，从积极的意义来说，就是活跃青年群众的新音乐生活問題。

不久以前文化部和中國音協相繼召开了一些座談会，介紹最近一个时期各地黄色歌曲泛滥的情况，号召音乐工作者迅速行动起来开展一个肃清黄色歌曲的斗争。之后，我和独唱工作者刘淑芳、魏启賢、杨化堂、陈瑜、吕代生、罗洪模、謝月明、錢沈英等几位同志，应邀参加了一些工厂、学校举行的音乐講座，讲解黄色歌曲的毒害，同时通过播放黄色歌曲唱片和演奏演唱一些健康的輕音乐及抒情歌曲作为对比和分析，来提高青年群众的音乐鉴别力和欣賞力。我們还在这些講座上向青年推广了一些优秀的歌曲。据了解这些講座的效果是很好的。

现在，我把講座的报告提綱，和我們所演唱的一些輕音乐及抒情歌曲，加以整理介紹，并将已經发表过的两篇論文，一并选編在这里，做为展开这一肃清黄色歌曲运动的参考。

目 次

前 言

黄色歌曲是怎样来的	1
为什么近几年来黄色歌曲又泛滥起来	2
黄色歌曲所引起的恶劣的后果	4
必须反击和消灭它	5
修正主义者是黄色歌曲泛滥的支持者	6
怎样鉴别黄色歌曲	8
作曲家要大力创作一些新的轻音乐及抒情歌曲	11
论“旧歌重放”	13
论“吹毛求疵”	20

附录: 抒情歌曲 21 首

1. 我的祖国	27
2. 奇怪的姑娘	29
3. 饲养员之歌	32
4. 媽媽,我要下乡	34
5. 駕駛摘棉机的姑娘	36
6. 春天圆舞曲	38
7. 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40

8. 喜鹄飞来叫喳喳	43
9. 桔子熟了	45
10. 我骑着马儿过草原	47
11. 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	48
12. 大青松	51
13. 我的花儿	52
14. 瑪依拉	53
15. 燕子	54
16. 俄罗斯	56
17. 遥远的地方	57
18. 含苞欲放的花	59
19. 媽媽要我出嫁	61
20. 鸽子	63
21. 沿着彼得大街	65

黃色歌曲是怎樣來的

在旧社会里，很早就流传着一种恶劣的色情音乐，这是一些地主阶级、商人和堕落的小市民，追求色情、享乐的东西，象《十八摸》、《打牙牌》、《割韭菜》、《大吼三声》等。当时称这些东西为“下流小调”、“萎靡之音”。

自从帝国主义的势力侵入中国，外国舞场音乐也被介绍进来。中国原有的色情音乐，很快就和外来舞场音乐合流，产生了一种新的色情歌曲，即“黄色歌曲”。象最初的《妹妹我爱你》、《毛毛雨》、《特别快车》，和后来的《疯狂世界》、《夜来香》、《麻将经》等皆是。

黄色歌曲是腐化堕落的资产阶级、官僚买办和敌伪汉奸用来享乐的音乐，同时也是他们用来麻醉人民，腐蚀青年革命意志、道德品质的恶毒工具。

每当旧社会的统治者走向卖国；对人民群众进行残酷的统治、摧残群众的革命运动，而那些露骨的反动的音乐，无法施展伎俩的时候，他们就大量培植黄色歌曲，向人民进行分化和毒害。

抗日战争前的《毛毛雨》、《特别快车》、《桃花江》是这样，抗战后期的《何日君再来》、《月亮在哪里》是这样，解放战争时的《夜来香》、《满场飞》、《疯狂世界》也是这样。日寇汉奸深知黄色歌曲荼

毒人民心灵的作用，不仅把国民党統治时期的黄色歌曲全部包下来，而且又制造了很多为“大东亚共荣圈”服务的反动歌曲，如《支那之夜》、《滿洲姑娘》等。

这些歌曲到处流行，都是为了麻醉青年，分散人民对革命的注意力。而这些东西的毒害性并不次于他們那些反动的政治歌曲。三十岁左右的青年，对于这些沉痛的历史一定还記得很清楚。特别是抗战末期蔣介石节节敗退到重庆、貴阳，酝酿向日本投降的时候，他們和过去一样，一方面禁止演唱进步歌曲，迫害新音乐工作者，取消新音乐刊物的出版，解散群众的歌咏团体，同时又大量地向青年介紹《何日君再来》等黄色歌曲。不少意志不坚定、缺乏正視现实勇气的青年，就被引誘而轉向这些歌曲，寻求暫时的麻醉。一时在某些学校、机关、团体里，到处唱着“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这种情景是非常可怕的。

当我们了解了“黄色歌曲”的性质，它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它是为什么人、为什么阶级服务，和它对革命的毒害性以后，就会从根本上厌恶它，唾弃它。

为什么近几年来黄色歌曲又泛滥起来

解放后，反动統治者被赶出大陆，黄色歌曲失掉了支柱，一些传播黄色歌曲的中心如旧舞场、广播电台停止了活动。不少曾經受过黄色歌曲迷惑的青年也覺醒过来，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黄色歌曲是消声匿迹了。

但是，近一、二年来，国际上的帝国主义者掀起了反共浪潮，国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歪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向党猖狂地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某些修正主义观点也抬头了。加上我们音乐工作者对群众生活中所需要的健康的轻音乐介绍不够，于是黄色歌曲死灰复燃了。

过去曾经写过黄色歌曲的右派分子如刘雪庵、陈歌辛等人，为过去所写的黄色歌曲进行辩护和反扑。刘雪庵在中国音协座谈会上提出“在创作上过去被一棍子打死的作品，象《何日君再来》等应重新估价”。陈歌辛也大肆叫喊，企图为他所写的《三轮车上的小姐》翻案。他还说“在美国喜欢听他在敌伪时期所写的《玫瑰玫瑰我爱你》的人，比在和平签名书上签名的还多”。右派分子刘宾雁也曾大力推崇过《毛毛雨》。尚树桐甚至到处推荐日本法西斯的《爱马进行曲》和黄色歌曲《蜜意情侣》。

一些出身于资产阶级、官僚买办家庭而又深受黄色音乐毒害的青年，有一个时期竟在工厂、机关、学校设立了放送黄色歌曲唱片的中心站。投机商人到处搜罗黄色歌曲唱片，高价销售。洗印社和商販也公开大量贩卖印有旧社会女电影明星照片的黄色歌曲唱片。

我们的个别广播电台，对介绍轻音乐缺乏严肃态度，曾多次在“旧歌重放”的名义下，播送了很多黄色歌曲。还有一些带有修正主义观点的评论工作者，也在报纸上为黄色歌曲喊冤，认为听到电台播送多年没有听到的旧歌之后，心情为之激动和愉快。说什么这歌曲之所以如此感人，是因其本身有艺术魅力，有真挚感情，有

真正吸引人的音乐語言。有的人甚至錯誤地提出音乐界應該把解放以前給这些歌曲扣上“黃色靡靡之音”的帽子先摘下来。并且指責說：解放以前，搞“正統”音乐的人，十分卑視“流行歌曲”，解放以后，我們的音乐工作者更是如此。这一股歪风，助长了黃色歌曲的泛滥。

黃色歌曲所引起的恶劣的后果

黃色歌曲逐漸泛滥起来，在一些舞会、舞场、公园、文化宫、工人俱乐部、学校、机关、工厂宿舍，甚至車間里，都可以听到。它在部分青年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对青年的道德品質和思想感情起了极其有害的作用。

据南京某工厂調查，該厂六車間，热衷于黃色音乐的青年占該車間青年的17%，偶尔听听、哼哼黃色歌曲的就更多了。全厂有三幢宿舍，竟成为放送黃色音乐的中心站，只要唱机一开，立刻围滿了人，經常放到深夜，影响睡眠，因此生产时精神萎靡不振，思想不集中，迟到早退的现象很多。有一个青工整天只想听黃色音乐、不愿生产，破坏劳动紀律，反工率达50%，一年中损失国家財富达三、四千元。一个女青年，家庭生活比較困难，但受了舞场黃色音乐的享乐思想的影响，晚上跳舞跳到深夜，包了小汽車回厂，还到处宣扬做人應該有气派。有一个青年說：“人生18岁到25岁是最宝贵的时光，應該尽量吃、喝、玩、乐，过了这些年紀就什么也沒有劲了”。

从武汉等地的調查情况看来，热衷黄色音乐成为风气而影响生产工作的现象也是严重的。武汉市有些舞场，专门吹奏黄色音乐，黄色音乐一奏起来，阿飞舞、摇摆舞等各种肉麻的舞姿都出来了。有些人为了搶舞伴而打群架，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秩序。有些女青年由于在舞会中受了黄色歌曲思想情緒的影响，到处結交男朋友，乱搞男女关系。一女青工，19岁，在舞会上打扮得花枝招展，用假名假地址去乱搞男朋友，結果引起两群男流氓打群架，她也被打了。

更严重的是，有一个青工，在舞场受了黄色音乐毒害，而至思想腐化，貪图享乐，不想当工人，沒錢花就偷了乐器去卖，終至变成犯罪分子。

上面只是介紹了一些較突出的情况，其他各地也有这些类似的现象，这就可以看出黄色歌曲为害的严重性了。

必須反击和消灭它

音乐工作上两条战綫的陣势是很鮮明的。

新音乐工作者，从来就对这类毒害青年、杀人不见血的黄色歌曲进行激烈的斗争，一方面予以批判、揭露，另方面創作出健康的革命歌曲来加以代替，象聶耳同志的《再会吧南洋》、《铁蹄下的歌女》，抗战末期的《你这个坏东西》、《茶館小調》、《五块钱》，抗战結束后的《古怪歌》、《唱出一个春天来》、《懶姑娘》等歌曲，都是正面反击黄色歌曲的有力作品。在打退黄色音乐的进攻，推广进步歌

曲的同时，有些青年失掉了职业，甚至被捕。

今天，我們正在加紧为保卫世界和平，反对殖民主义而奋斗。广大的工农群众，正在热火朝天，鼓足干劲在全国掀起一个社会主义建設高潮。我們不能容許这些宣扬法西斯主义的《滿洲姑娘》、《爱馬进行曲》、《支那之夜》，和传播“今朝有酒今朝醉”“紙醉金迷”的享乐思想、“家花哪有野花香”的淫蕩生活的黃色歌曲，再来腐蝕青年的思想品質。我們必須坚决地反击和消灭它。

修正主义者是黃色歌曲泛濫的支持者

目前，在有些人中間，在对待黃色歌曲問題上，还存在各种各样的不正确的观点。

有些地方如沈阳，有的同志錯誤地理解了“百花齐放”的方針，認為中央既然规定百花齐放，那就不要管他是香花还是毒草都可以放了。放了以后什么人都不敢管，市场上出现販卖黃色歌片的现象也无人过問，報紙上出现有害的論調，也不見批評。

“有些地方的广播电台，专为从前的流行歌曲設专座放送，象天津广播电台，举行了五次“旧歌重放”，广播的51首歌曲中，有不少是黃色歌曲。蓝大名还在天津日报上对《夜上海》等歌曲大为吹捧，而对于反映新生活的歌曲，則認為“有很大一部分，实在是曲調生涩拗口（音符的堆积——原注）、歌詞貧乏概念（政治口号和标語——原注），这样的歌曲，又怎能强迫着人們欢迎呢？”有一篇文章还認為限制黃色歌曲的放送，“社会会停止不前”。这些錯誤的

言論，都沒有得到有力的批駁。

長沙我也鳴，對《何日君再來》大為贊頌，引起了一場不小的論爭。

我以為對上述這些觀點和做法進行爭論是應該和必需的，也是很有意義的。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以有利於社會主義文化藝術事業為前提的。放的中間，不免夾雜毒草，就需要爭鳴。爭鳴的目的，是為了更好認清是非，為了更好辨別香花和毒草，把毒草拔出來。

毛主席說：“所謂香花和毒草，各個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也有各自的看法”。它不是抽象的、而是有階級性的。象黃色歌曲，右派分子認為是香花要重新估價，大肆推崇，我們就認為是毒草，要抵抗它、消滅它。

陸定一同志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文中提到：“把這樣的有毒的文藝，同蒼蠅、蚊子、老鼠、麻雀一律看待，加以消滅，是完全應該的，這對文藝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我們在消滅毒草，批評一些錯誤的觀點這方面的工作做得還很差。有時，有些同志對於某些錯誤論點，稍微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見（象長沙的楊叔、鍾嶽對饒建邦、永川所寫的批評我也鳴的文章），就認為妨礙了鳴放，和“百花齊放”精神相違背。任由黃色歌曲和錯誤意見到處泛濫。這樣不僅不能很好地繁榮社會主義的文化藝術，相反的，給資產階級腐化的文化開了後門，助長它的發展；同時也阻礙了香花更順利的生長。

怎样鉴别黄色歌曲

鉴别一首歌曲是不是黄色歌曲，主要的是从歌词内容和曲调两方面来进行分析研究。有些还需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考察。

第一，黄色歌曲中有些内容是很反动的，这些歌曲都是一些卖身求荣，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汉奸“音乐家”所写的。它是宣扬日中合作、日满协和、王道乐土和奴化思想的反动歌曲。象《阳春小唱》，把中国人民在日本法西斯统治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描写成“你也喜来我也喜，吃穿无愁肠”“红男绿女集街头；都说好满洲，新式高楼你也住，我也住，此乐复何求。”“来来来，祝千秋”，用以欺骗人民。

又如《满洲姑娘》、《支那之夜》等，都是宣传奴化思想，麻醉人民的東西。再如《蔷薇处处开》，这首歌是在日伪时代写的。当时在上海的中国人民，辗转于日寇的铁蹄下，而这首歌的内容，却是“青春处处在，人们尽量的爱”。这实际上帮助敌伪起了极大的欺骗、奴化的作用。

第二，黄色歌曲中绝大部分是宣扬资产阶级色情、淫荡、糜烂的生活方式的。象“你这样对我媚眼乱飞，害我今晚不得安睡”（《满场飞》）、“我把你紧紧的搂，你把我密密的拥”（《一夜消魂》）、“家花哪有野花香，结发夫妻难和睦”（《野花朵朵鲜》）……。这些黄色歌曲就是传播和宣扬资产阶级男女之间的那种色情、诲淫的东西。

特別象《处处吻》、《今宵，今宵》这些庸俗恶劣荒淫无耻的歌曲，最能败坏青年的道德品质。

第三，黄色歌曲中有不少是宣扬醉生梦死、及时行乐的思想的。象“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钱明日说，天翻地复君莫管，花坛月夕尽消磨”（《早行乐》）等，都是教人贪图享乐、得过且过，使人意志消沉的歌曲。

第四，黄色歌曲有不少是宣扬金钱至上、金钱万能的。象“花世界，快乐悲哀，哪一件不是金钱主宰”“爱情可换黄金，黄金可换爱情，你买不到黄金，你得不到爱情，胜利到底属黄金”（《爱情与黄金》），“口袋松紧是主要成分”（《跳舞经》）等，都是宣扬追求金钱。这也是资产阶级爱财如命的本质。

第五，有不少黄色歌曲是荒唐庸俗、低级趣味的。象“大街过去小巷来，叫了一声相思卖，谁肯来买我相思去害”（《卖相思》）等，这些黄色歌曲，是以极不健康的低级趣味，来迎合旧社会里小市民的庸俗口味。

黄色歌曲中，还有一些表面上看来并不特别恶劣，而实质上是使青年脱离现实斗争，沉醉于爱情的小天地。象《扁舟情侣》，也有一些，表面上还夹杂着一两句似乎有进步意义的词句，但仔细的全面的研究一下，就不难看出它的毒素来，如《夜上海》，表面上好象是同情舞女不幸的遭遇，实质上则是歌颂享乐生活。

其次，黄色歌曲的曲调，都是轻佻、浮浅的，油腔滑调的。

有些黄色歌曲是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黄色音乐中抄来的，象《春之梦》就是《支那之夜》的曲谱，《上海小姐》带有浓厚的日本黄色音

乐情調。

有些則是从爵士音乐发展而来，象《夜来香》、《疯狂乐队》、《风雨交响曲》、《新的啊呀呀》等，完全是迎合一种輕狂的、荒淫的心理要求。

有些曲調是庸俗下流的，象《跟你开玩笑》、《心儿別別跳》、《夜里廊》、《唱不完的郎》等，都是恶劣油滑，俗不可耐。有些則充滿伤感、悲觀的情調，象《月亮在哪里》等，它給人們一种消沉、无望的感染。

不可否认，在从前的“流行歌曲”或“时代歌曲”中，也还有一些不是黄色歌曲，或是黄色的成分少一些，象《秋水伊人》、《街头月》等，但这类歌曲为数甚少，这就需要音乐工作者加以研究、分类，把这些稍好一点的保留下来，作为創作上批判地学习的材料。

應該指出，近年来在青年中滋长着一种不够健康的爱好，这种爱好是基于不正确的認識。如《拉茲之歌》，它不是一首坏歌，但也不是一首特別好的歌曲。歌曲主题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被资本主义社会所抛弃的青年的沉痛心情，但是其中夹杂着不少消极的情緒。曲調虽有某些特色，但也并不是具有什么“特別强烈的艺术魅力”。它在青年中流行，所引起的每每是伤感、悲涼的“流浪，流浪，到处流浪”，可是不少人却把它視為至宝，狂热地传唱。

又如《四季歌》、《天涯歌女》，本来是一支比較平常的民間曲調，內容多少反映了当时被压迫的歌女的心声，但在传唱上常常带上一些伤感或輕浮的情調，而且传唱得有点过份，連幼儿园的五、六岁小孩都什么“郎呀……”的唱起这些歌曲来。